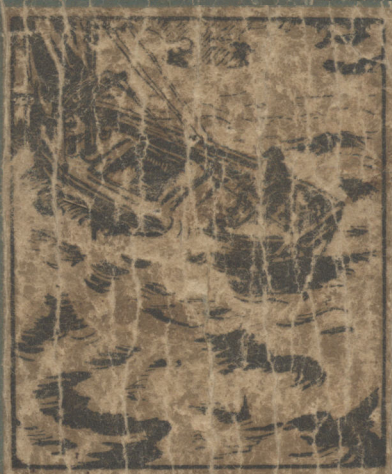


著 名 學 文 年 少 界 世

海 國 男 兒



在 書 文 運

著名學文年少界世

海國男兒

客馬·國法

夷適

Romain Kolbpis
pai
Hector Malot

世界少年文學名著

海國男兒

著者 馬

譯者 適

發行人 唐

出版者

建文書店
上海愛文義路六五七號
電話三一五六三

洛 夷 鑑

△有版權▽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初版

目次

怒海英靈·····	一
海的喘息·····	三三
島上之家·····	五九
到城裏去·····	八六
狗和麵包·····	一〇〇
母親一面·····	一二二
出發途中·····	一四六
旅行畫家·····	一六三
馬戲班子·····	一八一
流浪少女·····	二一六

演技童角.....	二三四
到巴黎去.....	二五五
絕望深淵.....	二七六
無賴少年.....	二九六
夢想之港.....	三一二
海上英雄.....	三二三
慈母心腸.....	三六一
原著後記.....	三八五

怒海靈英

一

照眼前看來，我的運氣不算壞，但我並不是命生得好，其實我家世代祖上都是靠海吃飯的，他們是每天拚命謀生的船老大跟打魚人。這生涯夠辛苦，掙的錢又不多，所以我祖父養大了一大羣孩子，確實很不容易。祖父有十一個孩子，我父親是最小的一個，所以我父親是窮漁夫的幼子，從祖父那兒所得到的遺產，就只是一副紫銅色的結實的身體，和海上生活熬鍊出來的一顆鋼鐵的靈魂。

父親十八歲時候進了海軍，那時有一種海軍登記法，現在就叫做徵兵條律。凡是吃船上飯的人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三十二年之間，就登記爲法國海軍。一旦有命，就有服兵役的義務，父親入營時候連書寫還不大通順，可是服務成績好，回來時候已昇了排長。那時規矩，凡不是國立軍官學校出身的，不能昇到排長以上。

我的故鄉名叫保爾地，正在英領傑奇羣島的對海，羣島上的漁夫常常乘法國人不

備，到法國海邊漁場上來偷漁，保爾地附近海面，常有法國小型帆式砲艦在那兒巡邏。我父親就在這砲艦上，担任海岸警備和漁場監督的職務。這對父親是一個好缺份，雖說「海軍以艦船爲祖國」，但每次給假回鄉，是人人都高興的。

他昇排長不久，就得了三個月的假期，回到保爾地來，跟母親結婚，我就在那第二年的春天出世。

在三月里一個星期五，那天恰正是新月夜，村里人迷信，對我的出世，大夥兒悄悄說：

「這話只好私底下說，卡必里家那孩子，生在新月夜的星期五，可不是好八字。」
「星期五是個關煞日，跟新月夜的潮汛恰巧相剋，要是月神剋不過星期的關煞，命裏就有劫難。」

「據說新月夜星期五出世的人，一生都多災多難，尤其吃不得海飯，一定會遭水難。」

「船上人的孩子，離開了海叫他幹什麼呢？」
可是我一生的災難，都逢兇化吉，吃的還是海飯。新月的潮汛，跟星期劇烈的相

剋，畢竟經歷了怎樣的波折，這就是我現在想講的。

村人們的豫言是有理的，因為我正是卡必里家的子孫。卡必里一族，父傳子，子傳孫，世世代代，都是船上營生。要是古老傳說是可靠的話，那末還在特羅伊戰爭的時代，卡必里族就是當舟人的。我當然不知道詳細的情形，但據一位學者考證，太古時候——基督降生二千年以前，在多島海一帶作根據地創立海上城市的腓尼基人，他們那流亡民族的剽悍的血統，有很多傳留在保爾地漁民的一族中。根據此說，也頗有可以印證的地方，我們的眼珠黑色，皮膚糙米色，鼻樑細而直，這是諾曼地人跟蒲達紐人所沒有的。不過這些古老的事情且別去管它，我的回憶也不是那末遙遠的事情；凡是保爾地漁民，追溯到自己祖上的光榮，每個家族的歷史大體都差不多，多少總出過幾個英雄豪傑。一個舟人的兒子，如果是個男子，那一定就是：

『死在海裏』

『死在遠隔重洋的異國』要不然便一定是

『陣亡於海戰的彈丸』

『衝上英國的軍艦，死在亂刀之下。』

因此保爾地公墓上的十字架，寫的都是寡婦跟姑娘的名字。沒有幾塊寫男人名字。生爲舟人的兒子，就不能死在生身的泥土上。

我們家族中也有過英雄，那是我的外祖父。據說他是著名海盜頭目蘇可夫的同黨。另一個是我祖父的阿哥——我的伯祖父，他叫福洛伊。當時對於這位伯祖父的傳說很多，每次聽到人家談起伯祖，我總是興奮得很。他幫助印度王跟英國打仗，丟了一條胳膊，所以現在鑲一條銀胳膊，出門的時候，跟國王一樣坐在象背上。銀胳膊，大象——一個多麼威武的英雄，却不僅僅是童年的幻想。

一一

我出世不久，父親從海軍回來當漁夫。

『在海上的時候，總是惦念着陸地，一旦定居在陸地上，便覺得吃海飯的人，到底還是在海裏過得慣。』母親再三求父親不要再幹海上的營生，但父親是性好冒險的卡必里家的子孫；不管母親怎樣說，總是不肯聽從。

『船上人離開海，就好比魚離開水，結果就得乾死。這件事你可不用干涉我，船上

人總離不了海。』

每年春天，雙桅船出發到北極附近的冰島去捕鯊魚。父親駕駛這種船隻的本領，比頭等的駕駛員還高明。

不過，父親的兵役年限還沒滿期。這樣的漁夫生涯約摸過了三年，又上兵艦服務去了。這一次是出發遠航了。

『乘軍艦到外國去，比上雙桅船捕鯊魚還平安些，時間不消多久，下次回來，羅曼可就長大了。』

在碼頭上跟母親分別的時候，父親避開母親流淚的眼睛，摸着我的小腦袋說了這樣的話。

我還小，記不得父親出發的日期，現在留在記憶里的，就只那時候遇到海上大風浪的日子，狂風大雨的晚上，和經過郵局門前的情形。

狂風大雨的晚上，我被猛烈的風聲驚醒了。那時候母親一定在聖母神像前點上蠟燭，做着禱告。我也學着母親的樣子做禱告。這樣的事情有過好多次。那時候，我們以爲保爾地發大風暴的時候，全世界的海上就都發大風暴；吹着我們房子的大風，一定也

在猛吹着我父親的兵艦。

我們房子後面矗立着一陡高崖，前面臨海處有一大間堆藏船具的倉房，可以擋風。這是一所古老荒涼的房子，所以遇到較大的風暴，前面的窗子和門戶，就得用繩子緊緊繫住。尤其當每年秋天的颶風節季，我們的房子更是淒慘得可憐。

有一次，正當九月的某夜。

『孩子，孩子，起來，跟媽一起禱告！別貪睡，你得爲了父親……』狂風在四野吹捲，大聲吼叫。房子咕吱咕吱搖撼，玻璃窗震得格格作響，好像立刻會破碎的樣子。窗縫裏灌進風來，搖擺着聖母像前的燭火。火頭縮小、發綠、顯出要熄滅的樣子。有時風聲突然靜息，洗滌海岸的巨浪，湧進岩洞中的怒濤，震天動地的，發出大砲炸裂一般的聲音。

在這恐怖的午夜，母親伏在燭火前禱告，我也跪在母親身邊禱告。因爲在半夜裏被叫醒過來，瞓睡得要命，一回兒就把臉埋在膝上，不知不覺的睡着了。突然，一聲恐怖的巨音，把我震醒，窗上的鐵門子裂斷了，玻璃窗吹進屋子裏在地板上噙唧一聲跌得粉碎，燭火熄滅了，屋子裏一片黑，風從破窗裏無情的吹進來。在狂風猛捲中，母親緊緊

的擁抱着我。

「啊！天哪，保佑我們呀！孩子！孩子！你的爸爸，你的爸爸，這回兒不知怎麼樣了……」

母親相信神祕的豫感和不吉的先兆。在這次大風暴以後，約經過了兩月，父親的信來了。這封信使母親更加相信那神祕的豫感和不吉的先兆。這真是一個奇妙的湊合：信中告訴我們，正在九月中的同一晚上，父親的兵艦，在遠隔重洋的海上也遇到猛烈的暴風：『總當這回沒有命活的了，拚着死，繼續進行危險的航程。』

舟人妻子的睡眠是可憐的。

母親常常夢見沉舟。偶然隔幾時沒有信來，『不要是遇險了麼？』心裏便不安起來。晚上是夢，白天是信。——舟人的妻子，就在這兩重煩惱之中度過一生。

那時候，郵局很不便，手續非常麻煩。這回兒不管遠近，信件跟郵包都由郵差按家分送，那時候是收件人自己到郵局去領取的。

所以保爾地島郵包寄到的日子，郵局裏就熱鬧得不得了。村中的漁夫，從春到秋，

大家都往遠遠的加拿大鐵奴島去打漁。到了郵包的那一天，郵局門口就擠滿了女人，來收取父親、丈夫、兄弟的來信。

婦人們攜着小孩的手，眼巴巴的等待人家呼喊她的名字。有笑迷迷的唸着信的姑娘，也有在角落裏吞聲飲泣的老婆子。收不到信的女人，便担心的向收到的問：

『你的信裏有沒有提起我的丈夫呢？……』

『沒有消息便是好消息。』這句俗話，對於出海舟人的家族，是不能聊以自慰的。有一位老太太，六個年頭，每天早上都上郵局去，六年中她從來沒有接到過一封信。老太太的丈夫名叫虬安，在村中是一位好漁手。六年前一天風平浪靜的日子，虬安帶了四個兒子一起上船去打漁，從此就沒有回來。那天下午忽然發了猛烈的暴風，有許多漁船遭了難，漁夫們僅僅逃出了性命。其中只有虬安的船，撞在暗礁上打翻了，沒有下落。從此以後，虬安太太就每天上郵局去。

每天她去的時候，郵局長總是說着同樣的話：

『婆婆！還是沒有來吓，大概下一次，總可以到了。』

聽了這話老太太也總是黯然的作着同樣的回答：

「唉，大概明天……」

於是低着頭，滿心巴望着明天早臨，回去了。『她瘋了』，村子裏的人在背後說她。我可從沒有見過像這位老太太那樣又可憐又和善的瘋子。

每次我上郵局去的時候，老太太總是比我先到，在等着郵局打開窗子來。她每次見我，總說同樣的話：

『我家老頭子，帶兒子一起去打漁，遇到了大暴風，他們只好丟開了漁船逃命。可是他們的運氣不好，船是在暗礁邊；不過像我家老頭子那樣的好漁手，決不會發生什麼危險的，說不定船是冲到海中心去了，有老頭子在那兒，船決不會觸礁的。海中心有大輪船經過，他們父子一定被大輪船救起，跟着到外國去了，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有的，梅拉尼和他的兒子，就是這樣回來的——老頭子他們一定到美國去了，他們會回來的，傑龍一定已經長大了。傑龍那時候是十四歲，加六年是幾歲？二十歲了，呵呵，那孩子一定變成大人了。』

老太太決不相信虬安老頭和他們的兒子已不在這世上。直到臨終嚙氣的時候，她還以為自己的兒子們一定在那兒活着。終於，她死了。死的前一天，老太太把三個金幣交

給牧師，再三囑托：

『傑龍就要回來的，他回來後，請你轉交給他，您只是說「你媽媽託我的」——這是我最後的心願。』

老太太在世的時候，日常茶飯都不大周全，可是她藏下三個金幣留給她的小兒子。

三

父親的遠洋艦隊服務原定六年，後來又延長了二年。

當父親回國的時候，我已經是一個十歲的英武的孩子了。

是夏天的一個星期日。

我躺在海邊防波堤上，望海關的巡船進口。在落潮的時候，有許多年老的漁夫，聚在防波堤上，不管天晴發風，總有那麼一批人，懶洋洋的坐在那兒等潮漲，一等等上整整兩個鐘頭。

巡船漸漸開近，遠遠的望見煙囪下面，站着一個海軍下士軍官。這人穿着整潔的制服，望過去特別注目。因為巡船上的水手，穿的都是很腌臢的工作服。

威爾老頭，一手拿着望遠鏡瞭望，一手拍拍我的肩頭說道：

『羅曼，快到碼頭上去，你爸爸回來啦！』

我拔起腳來就望碼頭跑，不知什麼緣故，總覺跑得欠快。好容易跑到碼頭，巡船已經靠了岸，我的父親走到碼頭上了。父親身邊圍了一大羣人，握手的握手，拍肩膀的拍肩膀，我總是擠不過去。村人們軋着父親一起走，嘴裏大聲嚷嚷着：

『先去喝杯酒吧——』

父親搖搖頭：

『好，謝謝各位的好意，請等一會兒，晚上吧，晚上好好兒喝一場，好久不回家了，讓我去看女人跟孩子——』

『不錯，不錯，你的孩子剛剛在這兒呢——』

『羅曼！啊，在這兒！』

村人把我抱起來，父親輕輕捧到手裏，攔在肩頭上。

從此以後，即使遇到晚上天氣轉變的時候，我們家里也用不到半夜裏起來點蠟燭了。

父親在八年的海船生活中，見識過許多奇聞逸事，我常要父親講給我聽，講了一次又一次。父親的樣子看來好像嚴厲而粗暴，其實倒是一個非常和藹細心的人。父親一次一次的講那些奇聞逸事，滿足了我孩子氣的空想。

在那所講的故事中，有一個我聽了印象最深的，我非常愛聽，常常尋根掘底的問他。

『我們兵艦停泊在加爾加答的時候，』

父親開始講起來了：

『有一天，有一大隊人馬排列了威武的儀仗向海邊開來，說是『倍拉爾國王的使臣福洛伊，要面見法國艦隊司令。』』

這真是天外的奇事，這位叫福洛伊的將軍正是父親的伯父，我的伯祖父約翰。

當倍拉爾王國對英軍堅苦抗戰的時候，倍拉爾軍中有一個法國的志願兵，在幾次戰爭中，倍拉爾大遭慘敗，王國的命運已陷於滅亡的危機。這時候在戰場上作戰的一個志願兵，法國人約翰，以英勇壯烈的行動，挽救了倍拉爾的頹勢，反敗為勝，因了這次的功勞，志願兵約翰昇任將軍。以後他率領倍拉爾軍，每戰必勝，建立了偉大的功蹟。有一次他的胳膊上中了一顆子彈，完全稀爛了，從此約翰就鑲了一個銀胳膊。當他騎着高